

霍爾發斯著
黎烈文譯

第三帝國的兵士

文化生活叢刊

XLVI

宣統三年

第四卷

第三帝國的兵士

宣統三年

XLVI

第三帝國的兵士

ODON DE HORVATH

黎烈文譯

文化生活叢刊

第四十六種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九月再版

文化生活叢刊

第四十六種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第三帝國的兵士

霍爾發斯著

黎烈文譯

售價人民幣八千五百元

目 錄

一切事情的根源	一
魔宮	二三
營長	四四
乞丐	五三
在吊死者的家裏	六九
狗	九七

浪子回頭·····	一〇三
會想的畜牲·····	一二三
在小人國·····	一三五
安娜·兵士的未婚妻·····	一四九
雪菩薩·····	一八九

一切事情的根源

我是兵士。

並且我心甘情願地做個兵士。

當朝霜凝於草際，當夜霧起自林端，當鐮刀在麥浪中發着閃光的時候，不論是落雨、下雪或是天晴，不論是白天或是夜晚——我絕沒有厭倦過在行伍中的快樂的生活。

突然，我的生命重又有了一種意義！我早就對於我的少年的命運絕望了。在一個所有的視線都被阻斷，而前途已經絕滅的世界，人們還能有什麼企圖呢？我早就把我的前途埋葬了。

可是我現在又找到了我的前途——那從死亡中復活的前途，而我再不會放走它了。

僅祇在六個月前，當舉行徵兵考核時，我看到我的前途重又出現了。它立在軍醫官旁邊。當軍醫官說：『他可以當兵！』我的前途便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我現在還覺到那一拍呢。

而三個月後，一顆星便出現在我的衣領上，一顆銀的星。因為我打靶的成績最好。我是我這一隊裏的最好的射擊者。人家委了我做一等兵，而這也算不錯啦。

尤其是在我的年齡。因為我差不多是那一隊裏面年齡最小的。可是這祇是一種外表。實際，我却比他們老多了，尤其是從精神方面說。而失業是使我變得老了的唯一的原因。

當我剛剛離開學校，我便成了失業者。因為我喜歡那些印刷新聞紙的大機器，印刷早刊、午刊、晚刊等的大機器，我曾想成為印刷工人。

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費氣力！不要說市中心的印刷廠，我連想進一個市外的印刷廠去當學徒都沒成功！

那些大機器說：『我們已經有着太多的超過我們的需要的人了。你使得我們好笑啦。你給我除去這念頭吧！』

於是我把它們從我的思想裏，從我的心裏逐走。因為任何人都有的自尊心呀。連一隻失業的狗也有牠的自尊心呀。

滾吧！可惡的輪盤，壓榨機，活塞，傳送板啊！滾你們的蛋吧！

於是我便祇好靠着救濟過活，起初是公共的救濟，隨後是私人的救濟。

我立在一個長長的行列中間。立在一個修道院門口，我在等着一盆麵包湯。

在禮拜堂的屋頂上聳立着六個石像。六個聖者的石像。五個男子和一個女人。

我吞着我的麵包湯。天在下雪，而雪使得那些彫像戴上了高高的白色的帽子。我沒有帽子。而我在等着雪融。

日子長起來了，風暖了起來了。我始終吞着我的麵包湯。有一天，最早的綠色的萌芽又出現了。

現在樹木已經開花，而女人們都變得透明起來了。

我呢，我也變得透明起來了。

因為我的衣裳成了破片，而我的袴子也好不了多少。

在街上，那些過路人已經開始迴避我了。

許多念頭在我的腦中絞作一團。

這些念頭跟着每一調羹麵包湯而變得使人更加作嘔了。

突然我停住不吃。我把盆子放在地上。盆子裏面還剩着半盆麵包湯，儘管我的胃在對我抗議，可是我也吃不下去了。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那六個最幸福的人，在屋頂上瞧着蔚藍的天空。

不，我再也不能吞吃我的麵包湯了！每天是那同樣的薄湯！現在我祇要看到它，看到

這乞丐吃的湯水，我的心就作嘔了！

丟了它吧，你的麵包湯丟了它吧！丟到溝裏去……那些聖者在屋頂上對我投來責備的眼光。

你們爲什麼帶着這副蠢相從那上面瞧着我呢？你們最好是跑下來幫幫我啦。

我需要一件新的衣裳，一條沒有洞的袴子……另一種湯。改變一下吧，各位太太和先生，改變一下吧！

與其乞食，我寧願偷盜。

而在那些排隊等着麵包湯的人們裏面，還有許多旁的人也和我一樣想，老的和小的……而這決不是那裏面最壞的人呢。

對啦。我們偷了很多回數。最常偷的是頂頂要緊的食物。但也偷些煙草和紙烟，啤酒和葡萄酒。

我們施行手術的地方，大都是在市外，是在冬季快要到來，當那些快活的居民跑進

他們的廚房裏去烤火的時候。

我有兩次差點兒被人抓住了；一次是在一間浴室附近。可是我居然能夠逃掉而沒有給人看出。還有一次是在冰凍的地上，只差一點點。假使那警察抓着我，我的身份證明書現在就不會這樣純潔了。可是冰救了我。那人的脚一滑，全身倒在地上。

於是我的身份證明書仍舊像百合花一樣的白。

過去不會在那上面投上任何暗影。

並且，我確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不過在那六個悽慘的年頭，絕望使得我動搖起來，正如蘆葦被風吹着一樣。我覺得自己在那斜坡上愈溜愈快，並且更加失了勇氣。我甚至已經成了一個脾氣很壞的人。

可是我現在重又找到了快樂。因為我現在知道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

現在，我再不害怕明天沒有東西吃了。並且我的皮靴如果破了，人家會給它們換上新的鞋底；我的衣裳如果舊了，我會領到新的；而當冬天到來的時候，人家會給我們外食。

一些非常暖和的大外套。我已經看到過它們。

我再不需要冰來救我。現在我在一塊很堅固的地上走着。

總之，一切都上了軌道。

永別了，那些日常的掛慮啊！

現在，你總有一兩個人在你的身邊。

在你的右邊和左邊。白天和夜晚。

『排隊！』人家吩咐我們。

而我們便排起隊來。

在營房裏的操坪中。

而那些營房都大得像一個城市，大得使人不能將它們一下收入眼中。我們是步兵機關鎗隊的一部分，我們的武器有輕機關鎗和重機關鎗。我們最近已經機械化了，但祇是一部分。我屬於非機械化部隊。

營長在我們面前走過，我們的兩眼跟隨着他，直到他走到我們第三個夥伴的地方，我們才轉過頭來重又看着前面。大家立得筆直而且一動也不動！這是人家教給我們的站法。

軍隊非有秩序不可！我們喜歡紀律。經過沒有工作的不安定的少年時代以後，紀律對於我們像是一個天堂。

我們也喜歡我們的營長。

這是一個恰好和他的地位相稱的人，嚴厲而又公正，一個理想的父親。

每天，他這樣慢慢地走在我們面前走過，他看一切是不是都有秩序。他不單看我們的鈕扣有沒有擦亮。他的眼光一直穿過我們的裝備，看到我們的靈魂。這事是我們大家都感覺到的。

他很少露出笑容，而任何人沒有看見他出聲笑過。有時候，我們幾乎可憐他起來，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哄騙他。我們很想像他一樣。大家，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像他一樣。

還有我們的連長，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啊！關於公正一點，他也是一樣無可非難的。可是他常常喜歡生氣……爲着一件很小的事，甚或毫沒理由，他會對你叫罵起來。可是我們並不因此恨他。我們知道他所以顯得這樣神經過敏，是因爲過於疲勞的緣故。實際，他想取得參謀的憑證，於是晝夜用功起來。我們時時刻刻看到他手裏拿着一本書。末了，還有我們的排長，一匹年輕的小馬。他的年齡幾乎祇比我們大得一點點，這即是說，他也祇有二十二歲左右。老實說，他也常常喜歡像連長一樣咆哮，可是他還有點顧忌。然而我們却很愛他，因爲這是一個卓絕的運動家，我們的最好的短跑者。他以一種極好的姿勢跑着。

我覺得在聯隊裏的生活很像一種運動。

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是最美麗的運動。因爲在這裏，問題不在創立紀錄。這却和最重要的事情有關；和祖國的幸福有關。

有一個時期我不歡喜我的國家。它那時被一些沒有祖國的傢伙統治着，並且受着

一些黑暗的國際勢力的支配。如果我現在還活着，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

我現在能夠在我的夥伴們裏面排隊，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我現在能夠再發見一個祖國，這並不是他們的恩惠。

一個富強而又雄壯的德意志帝國，這可以給全世界一個光榮的榜樣！而將來有一天，它會實實在在的統御全世界！

自從我的祖國重又得到它的榮譽以後，我便愛我的祖國！因為這樣一來，我也重又得到了我的榮譽呀！

我再用不着乞食了，我再用不着偷盜了。如今，一切都改變過來了。而且這改變還會繼續下去。

下一次戰爭，我們一定會贏的。這是確實無疑的事！

不錯，所有我們的長官，在口頭上都鼓吹和平，可是我的夥伴們和我，我們却互相閃着眼睛表示不信。我們的長官都聰明而又狡猾，他們是知道使得別人上當的，因為他們

都有着撒謊的本領啦。

不撒謊，生活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斷地準備着。

每天，我們排着隊，我們離開營房，我們步伐整齊地穿過城市。

市上的人們很高興的瞧着我們。但也有些例外的傢伙，好像恨着我們一樣，連看都不屑看我們一眼。可是這始終是一些年老的，實在說來，是一些已經沒用的傢伙。然而，當我們看到他們把眼睛轉過一邊，或是並沒顯然的理由而突然在一隻玻璃窗前停立着，實際是爲的免得看到我們時，我們便憤懣起來。直到他們仍然看到了我們，直到他們瞧出我們反映在店面的玻璃上面才止。那時，氣得面孔黃而且青的却是他們了。

對啦，先生們，對於現在永遠懷着輕蔑之情的人啊，人道主義的廢料啊，帶着你們的乏味的和平的空談，你們再也逃不了我們！隨你的便去欣賞那些書籍、玩具、薰臘、女人的內衣等等吧！你們到處都會看到我們！